

格局与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刍议

李海波 张 垒 宫京成

内容提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其总体格局目标是探索并形成一套兼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为现代新闻学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中国方案。在实施路径上，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立论基础，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三个维度入手，通过古今中西、纵横交错的系统研究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工作。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特色新闻学 社会主义新闻学 理论创新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到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上，习近平将新闻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11门学科并列，统称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①对于长期身陷学科合法性“困惑”的新闻学而言，^②这个重要论述无疑进一步确认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也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核心议题。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一个重大政治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按照这一思想构筑了完整的发展目标和治国方略，对新时代的总任务、大战略、新布局以及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具体到文化领域，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并将

^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版。

^② “新闻是否有学”的争论一直是学科内部的长期话题，最新讨论可参见曹林 《四重稀释正在加剧新闻学的“无学”危机》，《新闻春秋》2018年第3期；全面的论述可参见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其作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环节之一。^①由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历史使命得到进一步明确，即从属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实施。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

自2016年“5·17”讲话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相关著述、学术机构和研讨会层出不穷。^②不过迄今为止，这个前沿领域仍然处于理论探索期和体系建立期，其立论基础、学理源流、价值规范、话语体系、实践命题等基本理论问题仍缺少整体性的探究。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立足新闻舆论工作“治国理政与定国安邦”的定位，吸收习近平论述的“两大革命”（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三大飞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规律”（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等新思想，构建一种兼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这样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分析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总体目标格局和实施路径提出初步设想，以期引起学界对于这个重大理论命题的关注和探究。

一、文献回顾

自近代新闻业西学东渐以降，中国人寻求自身特色新闻学的努力绵延不绝。迟至1941年3月，“中国新闻学会”宣言已经明确提出“中国报人，必须完成中国特有之新闻学……西洋方法，参考而已”，被认为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最早文献，宣言起草者张季鸾也被推为概念发明者。^③亦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概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1982年，传播学刚引入中国大陆之际，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提出“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并在方法路径上形成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这样颇具学术自觉意识的16字方针。^④

不过，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核心议题“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在“5·17”讲话之后的特定语境下出场的——实际上，直接探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论文在讲话以后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4版。

② 例如，2016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成为新闻学界举办的第一次“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会议；2017年6月，依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了二级分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2017年7月，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成为第一个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师资培训班。

③ 王春泉《“中国特有之新闻学”之历史言说——张季鸾〈中国新闻学会宣言〉绎读》，《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④ 郑保卫、叶俊《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百年形成发展历程》，《新闻春秋》2018年第1期。

方涌现。而且,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明确,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以中国道路的历史实践包括新闻实践为源头活水。正如习近平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涵时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①同理,“中国特色新闻学”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新闻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新闻学,如自由主义新闻学、专业主义新闻学等。

“5·17”讲话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普适性提出担忧和质疑,^②但是更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个“真命题”,^③不仅有其学术合法性,而且意义重大,“是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推动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④所谓中国特色“并非为了凸显特殊性而向普遍性告别,中国特色的历史实践包括革命、建设与改革及其新闻舆论工作,既属于共产主义的普遍性愿景,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⑤学界就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特定历史语境、正当性与合理性、与西方新闻学的关系、学科建设的路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厘清了诸多关键问题。^⑥

(二)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研究。习近平在“5·17”讲话中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构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吸引了诸多学术关注。^⑦有研究者从“破”的角度出发,提出厘清媒体、传播、新闻、舆论这四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概念澄清工作是开展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⑧也有研究者着眼于“立”,分析话语体系的构建原则、结构和现状,并从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学术表述三个层面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纲要性问题。^⑨

(三) 关于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闻

① 李章军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1版。

② 陈力丹 《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9期。

③ 雷跃捷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命题、资源、路径与方法》,《现代传播》2018年第10期。

④ 语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尹明华院长,参见姜泓冰 《复旦—清华构建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2016年6月6日,http://sh.people.com.cn/n2/2016/0606/c134768-28460878.html,2018年10月29日。

⑤ 李彬 《新闻学若干问题断想》,《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⑥ 代表性成果如胡钰、虞鑫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8期;宫京成:《正确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兼与陈力丹教授商榷》,《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支庭荣:《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2日,第6版。

⑦ 代表性成果如蔡惠福、顾黎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新闻大学》2013年第1期;齐爱军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1日,3版;董兵 《在文化合力中推进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

⑧ 柳斌杰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追求》,《经济导刊》2017年第8期。

⑨ 胡钰、虞鑫 《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论纲:概念、范畴、表述》,《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1期。

舆论工作发表了诸多重要讲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指导思想。现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大量总结归纳，中宣部编写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和新华社编写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是两部代表性的权威著述，新闻学界也展开了多角度的解读。^① 总体而言，此类论文主要针对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意识形态、网络信息安全等重要讲话进行阐释，为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思想启发，需要深化之处在于概念化、理论化的工作，进一步将政治话语转换为学术资源。

由上可见，中国特色新闻学在短短几年间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不过应当正视的是，目前该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缺憾和不足，主要表现为：首先，既往研究侧重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某个方面及个别问题，如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关系等，缺少对于理论主体、研究对象、目标格局、操作路径等问题的整体全面观照；其次，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新闻学视野，缺少跨学科的系统性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汲取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共党史、共和国国史、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等领域已有成果，以跨学科视野拓宽研究范围，而目前这方面基本上乏善可陈；第三，尚未出现学界公认的、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这也表明中国特色新闻学在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既往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性强而学术性弱的倾向。毋庸讳言，中国特色新闻学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具有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不过作为学术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对学术性、学理性亦有较高要求，需要达成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平衡和统一。以往研究侧重对领导人讲话要点的整理，用“讲话”阐释“讲话”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何在坚守政治导向的同时增强研究的学理性，不仅在价值层面符合政治标准，而且在学理层面达到现代学术标准并做出理论贡献，这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亟待提升之处。

由此观之，在“新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更为宽广的知识与理论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总体目标、操作思路、实践范式等基本命题，建立一整套既契合亿万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奔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实践，又契合中国新闻事业与人类新闻传播普遍规律的理论话语体系，应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创新拓展的关键所在。

二、目标格局：现代新闻学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核心在于“新时代”。关于“新时代”的意涵，十九

^① 代表性成果如唐绪军《把握两个要点 领会两个重点——学习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体会》，《新闻记者》2018年第7期；季为民、叶俊《论习近平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4期。

大报告进行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①

三个“意味着”实际上对“新时代”进行了多重历史定位：从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历史看，“新时代”是在特定的政治节点开辟一种新的政治空间，即由“站起来”的毛泽东时代、“富起来”的邓小平时代，推进到“强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从中华文明史上看，“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时代，是中国文化传统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时代；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新时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新阶段，是以中国的实践经验创新“社会主义”，以“四个自信”开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阶段；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新时代”是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为人类发展提供一套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案，也就是中国智慧和方案。^②要言之，“新时代”的宏伟愿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借鉴和消化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亦即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型，为构建人类文明发展新秩序做出中国贡献。

有鉴于此，我们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解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以中国道路的历史实践与新闻实践为基础，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新闻学成果，探索并形成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现代新闻业和新闻学贡献的中国智慧。在西方市场化新闻业日渐衰颓之际，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宏图远虑指向一套替代性的新闻范式，突破长期以来西方新闻范式的全球支配地位。这项理论工作的意义在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想象”另一种新闻图景，探索人类新闻业的未来走向；也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持续的辩证运动，从新闻实践出发总结和创新理论，以新思想介入新闻实践并接受检验、更新，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之中，摸索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新闻世界——既解释世界，又改变世界，既回应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重大问题，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新闻传播新秩序贡献更有实践意义与价值内涵的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2版。

②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中国方案。

以这样的格局展开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工作，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对新时代新闻传播规律予以系统观照和真切把握，探索出一整套具有主体性、体现原创性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在总体思路上，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需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既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也着力于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与普遍意义。“中国特色”并非形式主义的宣示，相反，恰恰是中国新闻学健全发展的前提。其着眼“中国特色”与“中国大地”，一方面固然是坚持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和社会主义定位，明确新闻学研究“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一方面并不因为凸显特殊性而拒斥普遍性，而是在特殊性中体现普遍性。^①倘若没有普遍性维度，即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执着探求的“大本大源”“宇宙真理”，^②实事求是的“是”即追求真知与真理就可能沦为各行其“是”、自以为“是”。当代流行的固化理论思维和既定学术秩序，其主体无不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套“地方性知识”，而这种“地方性知识”日益成为一种以普遍性为号召，而实际上隐含傲慢与偏见的“胁迫性知识”，正如《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胁迫之术》等新作所揭示的。^③因此，“中国特色”的道路、实践及理论无论基于现实问题，还是为了求索创新，都不能不首先从这种“地方性知识”所形成的学术依赖、思想殖民、文化霸权中解放出来，摆脱学术移植、理论旅行、思想穿越，立足社会现实、面向具体问题、聆听时代呼唤，在人民群众创造世界的历史大潮中把握社会政治与新闻传播的真问题、大问题，研究其中的真学问、大学问。换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看似强调特殊性，实则重新高扬探求真知、探求真理的学术精神，重新探索现实世界的普遍性并追求自主性。

其次是“破”与“立”的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终极目标是“立”，即探索并确立一套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时注重“破”，即破除种种制约性的流行思维和理论，特别是西方新闻学理论在中国的强势影响。“有破有立，以破促立”的研究思路，是由当前的文化环境和学术氛围所决定的。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的“挨饿”问题，“新时代”重在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而与中国发展形成反差的“挨骂”现象，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关乎中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总体论述，可参见汪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社会观察》2011年第4期。

②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73页。

③ 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美〕辛普森《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王维佳、刘扬、李杰琼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国道路正当性、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① 具体到新闻领域, 政治逻辑是讲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政治家办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而文化逻辑则往往是无所不在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观念和新闻观念。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十九大重申的“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也自然针对此类问题, 这要求我们在理论创新中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

第三是立足“治国理政与定国安邦”的定位。新闻舆论工作属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这是习近平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定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应以此为立足点, 从这一高度探究新闻业的重要性和多样性, 重新阐明新闻与政治的关系。西方新闻理论通常将新闻业定义为独立于政治与社会的所谓“第四等级”“无冕之王”, 新闻机构主要是商业属性浓厚的媒体企业。如今, 这样的理论认识即使在西方学界也不断遭到挑战和批判,^② 事实上也极大束缚、窄化了新闻的内涵, 照搬到中国则更无法解释中国新闻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③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推进新闻学理论创新, 自然需要冲破这样的思想藩篱, 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学术眼光, 在更开放多元的思维中重新理解新闻业。

概而言之, “新时代”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呼唤一种新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新闻业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为新闻学界破除西方影响, 回归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大道开辟可行路径, 为培养立足中国大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人才提供入脑入心的学术思想。

三、实施路径: 中西古今的探求

如前所述,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前沿研究领域, 尚处于探索与构建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真切把握新时代新闻传播规律, 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真理与表达等多重维度上,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构建一整套既有新时代中国特色又能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问题的新闻学理论体系, 已是当前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从操作层面上看,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在立论基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等关键问题域展开深耕细耘, 在此基础上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时代中

① 李彬 《中国道路新闻学(四)——挨打、挨骂、挨饿》,《当代传播》2018年第4期。

② McChesney, R. & Nichol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Will Begin the World Again*,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0.

③ 王维佳 《什么是现代新闻业?——关于新闻业与新闻人社会角色的历史辨析》,《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

中国特色新闻学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样是理论内核和思想原点。在当代中国，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新贡献^①，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政治指南和理论旗帜。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在立论基础方面，仍有一些重要议题亟待探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与内在逻辑究竟为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观”“人民观”与西方新闻界的“积极新闻学”“客观性”“公共性”等类似概念之间有何异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代新闻传播现象进行有效关联，以使之充满时代活力？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赡，体系完备，涉及新闻舆论工作的方针原则（如地位作用、职责使命、基本原则、党的领导）、能力水平（如针对性、时度效、创新）、现实需求（如融合发展、网上舆论、国际传播）、队伍建设（如“四向四做”）等方方面面^②，不过现有研究尚缺乏对政治话语进行割切详明的理论提炼，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学理化、概念化，从而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资源？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绝非凭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博的历史脉络之中，因而反观诸己的自我认知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反本溯源，继往开来，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互动中进行知识探索。具体而言，两方面的传统有待爬梳总结：一是中国新闻学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共产党、共和国的新闻传统，二是中华文化中的新闻传播遗产。这其中蕴含着大量尚待开掘的学术命题，仅就后者而言，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提供了诸多关于信息与传播的独到思想，从而构成中国特色新闻学成长发展的深厚根基，试举一例——欧美新闻业自我定位为“看门狗”（watch-dog），重视反常、越轨、丑闻、揭秘、监督等功能，“扒粪者”（muckraker）成为西方记者普遍的职业想象，而中国新闻业则向来重视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特别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新闻业尤擅此道，并发展出“典型报道”这一新闻样式。而受西方新闻理论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新闻界，“看门狗”“扒粪者”一度成为新闻业重要的社会角色，甚至成为新闻专业精神的实践途径，而正面报道、典型报道则被个别人贴上屈从政治控制的标签，甚至被认为是新闻业不独立、不客观的体现。实际上，中国新闻业的上述特点和取向，深层原因在于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如中华传统的“乐感文化”立足“此岸”世界，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自然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就是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而且，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也并非

① 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32页。

② 张垒、李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论习近平新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7期。

动物式的自然产物（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指的感官“快乐”，happiness），而是后天修养的人文传统，属于人生最高境界（近乎“道”），是教育教化的功效，所以儒家向来主张学习、教育、修养。^①从这一文化传统出发，不仅可以深切理解中国新闻业的正面教化取向，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而且也有助于开辟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及其新闻传统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所谓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也就蕴含在其中。^②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必得回应当代中国与世界新闻实践的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③当前新闻传播生态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在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冲击下，新闻传播的专业流程、新闻媒体的运行模式、新闻业的社会角色、新闻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公众接收与传播效果等所有我们熟悉的新闻图式、延续百年的新闻惯例，在今天都日益陌生。^④当前新闻生态的巨变，既给新闻学提出严峻挑战，同时也赋予理论创新以重大机遇。因为在新闻实践的巨变时代，既有的新闻理论特别是欧美“正统”的霸权观念，同样正在或者已经丧失解释力，亟待新的理论，召唤新的思想。比如，在经典的西方新闻理论中，市场化被认为是新闻媒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毋庸置疑的运作机制。然而在今天，如果对新闻业危机加以审慎分析就可以发现，技术革新实际上仅是表面原因，属于一种加速的变量，而备受推崇的商业模式或许才是根本痼疾。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西方新闻业在市场逻辑主导之下，已经出现内容同质化、平庸化趋势，不过传统新闻机构凭借对新闻信息采集和分销的垄断权，以及精心建构的“专业主义”话语策略及意识形态，仍能保持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进入数字媒体时代，传统新闻传播业的行业壁垒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互联网巨头、社交平台、聚合性应用不断打破新闻机构唯我独享的垄断权，资本逐利的市场逻辑导致广告、投资抛弃高成本、低效率的传统新闻模式，纷纷涌向变现能力更强的新媒体平台。^⑤在新闻传播生态巨变中，西方新闻媒体努力尝试数字化转型，将编辑分析系统、机器人写作等引入新闻流程，并模仿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架构和运作理念，强化受众与用户的拓展服务，以最大限度发掘新闻的商品价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284-292页。

② 李彬《新中国新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8页。另可参见朱清河的论述，朱清河《典型报道论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66-499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版。

④ 一本由众多欧美学者合作的论文集，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下西方新闻业危机，See Alexander, J., Breese, E. & Luengo, M.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 Professional Codes, Digital Fu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王维佳《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新闻记者》2016年第10期。

值。^①但在商业模式、市场逻辑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这些努力大概只能是有限的挣扎。西方新闻业危机带给我们的警示，或许是打破关于媒体市场化发展这个所谓“客观规律”的迷思，对当代商业新闻体制机制展开整体性反思，从而推进新闻理论的超越与创新。

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融通各种知识和理论资源，“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与此同时强调批判精神，“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②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同样应当广泛吸收各类学术资源，特别注重对西方新闻学理论的批判借鉴。长期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套以城市中心主义、精英中心主义为视角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占据主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建基于西方“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解放作用，但也在不知不觉中造成研究对象单一、主体视角缺失等突出问题。因此，突破既有的理论盲区和思想窠臼，就需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具体实践出发，努力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超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霸权，超越精英主义视角下的新闻研究，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

要而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工作，应进行纵横交错的广泛求索，一方面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新闻学理论的生长流变等；一方面从横向的空间维度，考察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美新闻操作范式和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当代全球新闻传播版图、中国在其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等，并以问题为始、以逻辑为脉、以现实为据、以创新为魂，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命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密切结合当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与经验，深切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

四、结论与余论

自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渐成显学。本文通过学术史梳理指出，既有研究尚未形成逻辑自洽、思想深刻、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对现实的理论解释相对薄弱。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总体格局目标，是探索并形成一套兼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

^① 翟秀凤 《普遍性还是历史性：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界》2018年第4期。

^②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版。

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为现代新闻学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中国方案，在实施路径上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立论基础，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三个维度入手，通过古今中西、纵横交错的系统研究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工作。

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社会不断开放，文化日益多元，思想越来越活跃，新闻学也取得长足进展，成绩丰硕，有目共睹。与此同时，由于邓小平忧心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不仅没有根本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同样无法幸免，甚至问题更为突出，近乎形成“西方特色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这种颓势直到十八大之后开始得到逆转，习近平关于新闻、网络、文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一举校正了方向，廓清了迷雾。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总体局面显然还不容乐观。习近平将新闻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10门老大学科相提并论，固然凸显了新闻学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上的突出地位，同时也折射了新闻学面临的严重危机。

以新闻学目前最热门的两大领域为例，可谓喜忧参半，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是新媒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一方面日益红火，各种论坛、会议、文章、著述纷至沓来，而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两所重点大学与当地宣传部门或主流媒体共建新闻学院，共建的核心内容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另一方面，即使不论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等表面文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从一种统揽全局的立场、观点、方法，降格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甚至新闻理论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一种指导思想性质的“经学”，降格为百家争鸣之一家的“子学”，乃至仅仅成为一种纯粹的、精雕细琢的专业知识，从而失去了其革命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讲话中谈道“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①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特别是与习近平所论的“两大革命”“两个百年”“三大飞跃”“三大规律”息息相关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在红红火火的表象下也面临着类似局面，事实上往往也仅仅被视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领域、一个前沿课题，而并没有当做中国新闻学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此一来，则新闻学虽然多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特色新闻学，但总体格局短期内并不可能有根本改变。

至于各方念兹在兹的新媒体及其研究，虽然看上去热火朝天，并取得显而易见的进展，成为异军突起、突飞猛进的一大学术“增长点”，但日益普遍的去政治化或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研究取向，不仅根本制约了学术想象力、思想穿透力、

^①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2版。

理论解释力，而且事实上也往往遮蔽了，甚至扭曲了现实中的许多真问题、大问题。

由此说来，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全面建设“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新闻学理论，具有刻不容缓的全局性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十九大以来，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以“四个自信”的坚定信念，并以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开创中国学派的学术精神，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领域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中国的新闻思想、新闻实践、新闻体制、新闻传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思想建树，将丰厚的专业遗产转换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理和学统。

本文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丛书”（编号：G18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5 Aspiration and Approach: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i Haibo Zhang Lei Gong Jingcheng*

It is imperative for academia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 which should tak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guidance. 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full set of socialist journalism theory combi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 significance , and to provide a Chinese alternative for modern journalism.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 we should take the Marxist journalist viewpoint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launch a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 pract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uld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rough these crisscrossed efforts.

17 Towards a National Narrativ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An Intertextual Narrative Model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Wang Yun Chen Xianhong*

With China ‘s gradual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system , national narrativ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public discourse system , enhanc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and improv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iscussion on national narrative also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from a broader , more innovative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an intertextual narrative model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 this paper reconsider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narrative. Intertextuality encapsulates interactions between media discourse ,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 To open the intertextuality of global Chinese stories , researchers need to explore abundant empirical data of the three-level agenda issues on China’s stories , and describe the dynamic model of “telling story-discursive power-soft power” based on transnational cultural flow. Since currently there is an absence of theoretical exposition on the practice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textual narrative model is conducive to re-examining China’s dialogu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33 Yesterday Once More: The Rise of Media Archaeology and Its Awareness of Problems

•*Shi Chang*

Media archaeology (MA) intends to dig out the forgotten , fleeting , and imaginary media of the past. Its